

“昭明太子十学士”和《文选》 编辑的关系

屈守元

我三年前曾写过一篇《“昭明太子十学士”说》，作为首届《昭明文选》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，载在《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》（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6月版）中。对于“十学士”和《文选》编辑的关系，虽曾提到，但不曾明确地指出他们不能代替昭明太子萧统对于主持编辑《文选》的地位。因此在这一篇论文中，我要补充说明我对于这一事实的看法。仍得从“十学士”谈起。

萧统在短短的三十一岁中，所编著的书籍竟达一百卷以上。帝子之贵，储贰之尊，而勤奋如此，实在难得。但是他有很多优越的条件，除了东宫有书三万卷（当时的书，全是写本，三万卷很不易得，梁元帝平侯景后搜去公私藏书也不过七万卷）以外，还聚集一批高才博学的师友。“十学士”便是在他左右作为学术顾问的有名师友集团。

邵思《姓解》（1035年刊成，翻刻在《古逸丛书》中）卷二《弓》部“张”字下说：“张纘、张緌并为昭明太子及兰台两处十学士。”又《刀》部“刘”字下说：“刘孝绰为昭明太子十学士。”“到”字下说：“到洽为昭明太子十学士。”又《阜》部“陆”字下说：“陆倕为梁昭明太子十学士之一。”卷三《一》部“王”字下说：“王筠为梁昭明太子十学士。”

“昭明太子十学士”这个称呼，《姓解》屡次提到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。所谓“十学士”，除了张纘、张率、张緌、刘孝绰、到洽、陆倕、王筠七人之外，还有那三人呢？这个答案，可以在《南史·王锡传》里找到。

《王锡传》附《南史》卷二十三《王彧传》之后（锡为彧兄子份之孙）。《传》称锡再迁太子洗马，时萧统尚幼，萧衍敕“锡与秘书郎张纘，使入宫，不限日数，与太子游狎，情兼师友。又敕陆倕、张率、谢举、王规、王筠、刘孝绰、到洽、张緌为学士，十人，尽一时之选”。所谓“十学士”，原来除《姓解》所举七人之外，还有王锡、谢举、王规三人。

“十学士”是萧统年幼时萧衍替他拣选的师友，而昭明是萧统死后的谥号。当时只能称“太子十学士”。所谓“昭明太子十学士”，当然是后来的追称。

“十学士”在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里都有传，而且都作过东宫官属；除谢举外，他们的生卒年代都可以弄清楚。

王锡字公緌，琅邪临沂人（这是史书记他的原籍，以下诸人同）。父琳，尚萧衍同母妹义兴长公主。锡是萧统的表兄。他七、八岁时，犹随长公主入宫。萧衍很喜欢他聪敏，常常

尚朝士夸耀。后除太子洗马，萧统那时还很小，没有怎么接触臣僚。萧衍敕统：“太子洗马王锡、秘书郎张纘，亲表英华，朝中髦俊，可以师友事之。”因为帝戚的关系，锡封为永安侯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二十一（附《王份传》）、《南史》卷二十三（附《王彧传》）。

锡中大通六年（534）正月卒，年三十六。当生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（499。年龄按我国古代习惯算法，以生年作一岁计，下悉同）。

张纘字伯绪，范阳方城人。尚萧衍第四女富阳公主。纘是统的姐夫。性好学，兄緬有书万卷，他昼夜披读，几乎不停手。迁太子舍人，转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管书记，和王锡齐名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四（附《张纘传》）、《南史》卷五十六（附《张弘策传》）。

纘太清三年（549）为岳阳王萧察所害，年五十一。亦当生于永元元年（499），与王锡同庚。

陆倕字佐公，吴郡吴人。他少勤学，善写文章。曾在宅内建两间茅屋，谢绝和人往来，这样搞了几年。所读书只一遍便能背诵。有一次借人《汉书》，丢失《五行志》四卷，默写还给借主，几乎没有脱误。梁天监年间，制礼作乐，多出其手。萧衍赏爱倕才，敕撰《新刻漏铭》，其文甚美。迁太子中舍人，管东宫书记。又诏为《石阙铭》，表上于朝廷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二十七，《南史》卷四十八。

倕普通七年（526）卒，年五十七。当生于宋明帝泰始六年（470）。在“十学士”中，年最长。

张率字士简，吴郡吴人。他与陆倕幼相友狎，曾经同车拜会沈约，适值任昉在坐，约向昉介绍说：“此二子后进才秀，皆南金也，卿可与定交。”由此他们与任昉也相友善。除太子仆，迁太子家令，与中庶子陆倕、仆射刘孝绰，对掌东宫管记，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三，《南史》卷三十一（附《张裕传》）。

率出为新安太守，大通元年（527）卒，年五十三。当生于宋苍梧王元徽三年（475）。率卒后，萧统曾与弟纲令云：“近张新安又致故，其人才笔弘雅，亦足嗟惜。”

谢举字言扬，陈郡阳夏人。中书令览之弟。幼好学，能清言，与览齐名，世人为之语云：“王有养、矩，谢有览、举。”养是王筠的小字，矩是王泰的小字。举累迁太子舍人、庶子、家令，掌东宫管记，深为萧统赏接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七、《南史》卷二十（附《谢弘微传》）。

举太清二年（548）、侯景寇京师，卒于围中。史不言其卒时岁数，因此不能确知其生年。但是举为览弟，据《梁书》卷十五《览传》（附《谢朓传》）说，览天监十二年（513）为吴兴太守，卒于官，年三十七，则当生于宋顺帝升明元年（477）。假定举比览小两岁，则当生于齐高帝建元元年（479）。举的生年，大约在这个时候。（《南史》卷二十览附《谢弘微传》，不言其卒时岁数，但谓梁武帝平建邺，览时年二十余。平建邺在齐和帝中兴元年，即501，若览生于升明元年，则此时二十五岁，亦相符合。）

王规字威明，琅邪临沂人。累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舍人，与陈郡殷钧、琅邪王锡、范阳张緬，同侍东宫，俱为萧统所礼。传见《梁书》卷四十一，《南史》卷二十二（附《王昙首传》）。

规大同二年（536）卒，年四十五。当生于齐高帝建元十年（492）。

王筠字元礼，一字德柔，琅邪临沂人。尚书令沈约，当世词宗，每见筠文，以为不及。

约作《郊居赋》，构思很多日子，没有写完，乃邀请筠来，出示未成之稿。筠读至“雌霓（五激反，入声）连蹇”，约抚掌欣抃，说：“仆常恐人呼为霓（五鸡反，平声）。”又读到“坠石、砸星”及“冰悬培而带坻”，筠都击节称赞。约说：“知音者稀，真赏殆绝。所以相邀，正在此数句耳。”筠累官迁太子洗马、中舍人，并掌东宫管记。萧统爱文学士，常与筠及刘孝绰、陆倕、到洽、殷芸等游宴玄圃。统独执筠袖，抚孝绰肩，说：“所谓左挹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（用郭璞《游仙诗》）。”其见重如此。统死，萧衍命筠为《哀策文》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三、《南史》卷二十二（附《王昙首传》）。

筠太清三年（549）在萧子云宅惊坠井卒，年六十九。当生于齐高帝建元三年（481）。

刘孝绰本名冉，字孝绰，彭城人。幼聪敏，十七岁能写文章。他的舅父齐中书郎王融很称赏他。他父亲的朋友沈约、任昉、范云闻其名，都特别坐车去拜会他。累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太子仆，掌东宫管记。萧统修建乐贤堂，乃使画工先画孝绰的像。统文章繁富，众学士都争取为他编纂，统独使孝绰收集而序之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三、《南史》卷三十九（附《刘劭传》）。

孝绰大同五年（539）卒，年五十九。当生于齐武帝建元三年（481）。

到洽字茂沿，彭城武原人。少知名，学行兼优。谢朓文章盛于一时，见洽深相称赏，每日引与谈论。累迁太子中舍人、中庶子，与庶子陆倕对掌东宫管记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二十七、《南史》卷二十五（附《到彦之传》）。

洽大通元年（527）卒，年五十一。当生于宋顺帝升明元年（477）。洽卒后，萧统与弟纲的令说：“明北充（指明山宾），到长史遂相继凋落，伤恒悲惋，不能已已。去岁陆太常（指陆倕）殁，今兹二贤长谢。陆生资忠履贞，冰清玉洁，文该四始，学遍九流；高情胜气，贞然直上。明公儒学稽古，淳厚笃诚；立身行道，始终如一；倘值夫子，必升孔堂。到子风神开爽，文义可观；当官莅事，介然无私。皆海内之俊士，东序之秘宝。此之嗟惜，更复何论！”

张缙字元长，缙兄。累官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舍人、中庶子。传见《梁书》卷三十四、《南史》卷五十六（附张弘策传）。

缙中大通三年（531）卒，年四十二。当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（489）。缙卒后，萧统与缙书说：“贤兄学业该通，莅事明敏。虽倚相之读坟典，郤谷之敦诗书，惟今望古，蔑以斯过。自列官朝，二纪将及，义惟僚属，情实亲友。文筵讲席，朝游夕宴，何曾不同兹胜赏，共此言奇？如何长谢，奄然不追！且年甫强仕，方申才力，摧苗落颖，弥可惋愤。”

上面是“十学士”的简单介绍。

萧衍为统置“十学士”，应当在什么时候呢？据史载，统天监元年（502）十一月，立为皇太子，时年二岁；五年（506）六月，出居东宫，时年六岁；八年（509）九月，释奠于国学，时年九岁。“十学士”的设置，这三个时间都有可能。但依史实记载，却还在这以后。

《南史·王锡传》说，锡“十三为国子生，十四举清茂，除秘书郎，再迁太子洗马”。然后说，“时昭明太子尚幼”云云，是“十学士”的设置当在王锡十四岁，或更在后。王锡十四岁时，为天监十一年（512），这时萧统十二岁。“十学士”的设置，如在这一年，则“十学士”的年龄应当是这样的：

陆倕四十三岁，年纪最大。

张率三十八岁。

到洽三十六岁。

谢举若生于479年，则当三十四岁。

王筠和刘孝绰都三十二岁。

张缙二十四岁。

王规二十一岁。

张缙和王锡都十四岁，年纪最小。

“十学士”的设置时间，可以作如上推定。

萧统平生最大的著述事业是编辑《文选》。“十学士”对于《文选》的编辑有什么关系，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。

《文选》选文，录不录生存人物的作品，须得先解决这个问题。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十（衢州本）集部总集类在《文选》条下说：“窦常谓统著《文选》以何逊在世，不录其文，盖其人既在，而后其文克定。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。”这里引用窦常的话，不知出于何处。有两种可能，一是窦常曾纂韩翃至皎然三十人诗约三百六十篇为《南薰集》三卷，此书也在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十和《崇文总目》（钱辑本）卷五总集类著录，是否序文中提到《文选》不录存者的体例，其书已亡，无从得知。一是“窦常”二字为“常宝鼎”之误，常宝鼎有《文选著作人名》三卷，见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九史部书目类（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史部目录类作《文选著作人名目》三十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集部总集类作《文选名氏类目》十卷，《崇文总目》〔钱辑本卷二〕史部目录类著录《文选著作人名目》三卷），《太平御览》卷六百二犹引其逸文，这个书也有提到《文选》不录存者体例的可能。但是“其人既往，其文克定，今所寓言，不录存者”，见于钟嵘《诗品序》，萧统的《文选序》中没有这样的话。窦常或者常宝鼎用《诗品》的体例推论《文选》，依据虽嫌不足，但作为同时出现的相类之书，理或当是如此。《文选》选文，不录存者，这个条例，如果成立，它的编辑时代便可以确定。

“十学士”中陆倕的《石阙铭》和《新刻漏铭》已经录入《文选》卷五十六。《文选》不录存者之作，则其成书当在普通七年（526）倕死已后。但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（531）四月，《文选》的编辑又不会晚于此时。因此可以确定《文选》的编辑时限，应当是526—531这六年之间。这个时候，张率和到洽都相继死亡（二人皆歿于527年）。“十学士”中便有三个人不可能参加编辑工作。除这三个人以外，其他七人是否全都参加，这是无法断定的。

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刘孝绰。刘孝绰平时最为萧统所推重。他和到溉、到洽兄弟有怨隙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的孝绰本传都有记载。刘峻（孝标）的《广绝交论》讽刺任昉门下之士忘恩，即影射的到氏兄弟。溉见此文，愤恨已极，投之于地，而孝绰却与诸弟书特别称赏此文。《广绝交论》李善注引刘璠《梁典》载此事颇悉（见《文选》卷五十五，今本“孝绰”误为“孝标”，据胡克家《考异》订正）。《文选》选入《广绝交论》，可以作为孝绰是在到洽亡后参与编辑工作的一个主要人员的佐证。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《文选》，萧统的《文选序》有旁注说：“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。”我们前面已提到，《梁书·刘孝绰传》曾有这样的记载“太子文章繁富，群才咸欲撰录，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。”（《南史》略同）这篇序还载在今传本的《昭明太子文集》前面。但是，这个旁注写在《文选序》上，而且说

“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”，与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所说集萧统文章而作序的事完全不同，必定是两回事。因此，这条旁注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，即萧统的著名古代文论经典著作《文选序》，也出于刘孝绰的代笔。刘孝绰在《文选》编辑工作上的地位，真太重要了！

刘孝绰是萧统编辑《文选》的主要助手，还有材料。《文镜秘府论·南集·集论》：“或曰：晚代铨文者多矣。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《文选》，自谓毕乎天地，悬诸日月。”（此用唐元兢（思敬）《古今诗人秀句序》，见友人王君利器《校注》）这里指明协助萧统编辑《文选》的主要人物是刘孝绰。《玉海》卷五十四《艺文·总集文章》引《中兴书目》：“《文选》，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、屈原、宋玉、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表、书、启、笈、记、檄、难、问、议论、序、颂、赞、铭、诔、碑、志、行状等为三十卷。”原注：“与何逊、刘孝绰等选集。”也沿用刘孝绰助萧统集《文选》的说法。

不过，这里还要说明几个问题。刘孝绰是萧统编辑《文选》的主要助手，不能因此抹杀萧统是主持编辑者这一事实，更不能说刘孝绰是《文选》的实际编辑者。从萧统的文学素养，他著述的丰富，他对于文学人才的尊重，怎么能说他对于《文选》只是挂名，象一些专制帝王的“御纂”、“敕编”呢？萧统和他的父亲萧衍有些矛盾，远不止关于丁贵殡葬地的问题，也不止关于吴兴三郡劳民开漕的问题。刘孝标（峻）是萧衍很不喜欢的文人，《南史》、《梁书》本传都载有他抵牾萧衍之事（《梁书》较略）。《辨命论》是他点明针对萧衍的议论而发的，这篇文章却选入《文选》卷五十四了。李善在题下注云：“孝标植根淄右，流寓魏庭，冒履艰危，仅至江左。负材矜地，自谓坐致云霄。岂图逡巡十稔，而荣惭一命。因兹著论，故辞多愤激。”《辨命论》的入选，反映了萧统对于文学作品的好恶并不以萧衍的意志为转移。《广绝交论》的入选，也绝不只是刘孝绰借此报复到氏兄弟，萧统对于任昉就有与他的父亲萧衍不同的态度。任昉（彦升）替萧衍写的《天监三年策秀才文》，谭献称之为“非独代言，实寓讽谏”（《骈体文抄》评语）。这三篇文章使任昉落了个“居职不称”的罪名，丢掉了“参掌大选”的权柄（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本传）。而《文选》却把它选入了（卷三十六）。为任昉身后悲凉鸣不平的《广绝交论》，它的入选，肯定也是萧统的意旨。这些地方，可以看到萧统的气魄、卓识，刘孝绰是不可能有什么冒犯当时君主的胆量的。刘孝绰是萧统的得力助手，这样说没有错；但因此而把《文选》的主编权从萧统手上夺取给刘孝绰，那就完全错了！

《玉海》引用《中兴书目》注说《文选》是萧统“与何逊、刘孝绰等选集”。这分明是袭用的元兢《古今诗人秀句序》，却无端地添上了何逊之名。何逊传见《梁书》卷四十九、《南史》卷三十三（《附何承天传》），他平生未作东宫官属，史书也没出现过他和萧统往来关系的材料。他是不可能参与萧统所主持的编辑群书的工作的，《文选》的编辑找不到任何何逊参加的踪迹。《梁书·何逊传》说：“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，世谓之何、刘。”（《南史》本传略同）是不是因此由刘孝绰而牵扯到何逊？这条注文是没有依据的。

提到何逊和《文选》的关系，还有一个问题也须要辨别清楚。上面曾举《郡斋读书志》引窦常的话说：“统著《文选》，以何逊在世，不录其文。”这个话不确切。何逊生平，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所记甚略，且有抵牾。《梁书》说：“除仁威庐陵王记室，复随府江州，未几卒。”《南史》则说：“卒于仁威庐陵王记室。”考庐陵王萧续曾两次督江州诸军事，一在

天监十六年（517），一在大同元年（535）。若逊随府江州在大同元年，则萧统编辑《文选》，逊犹在世；若为天监十六年，则《文选》编辑时逊逝去已久。今案：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并称逊卒后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。王僧孺卒于普通三年（522，见《梁书》卷三十三；《南史》卷五十九谓是普通二年），则何逊逝世的时间，以天监十六、七年为是。《南史》又谓南平王萧伟“闻逊卒，命迎其柩而殡葬焉”。萧伟卒在中大通四年（532，见《梁书》卷二十二；《南史》卷五十二谓卒于大通四年，大通无四年，当脱一中字），若何逊大同元年以后始卒，萧伟怎么能迎其柩？王僧孺又怎能集其文呢？《文选》编辑的时候，何逊是早已死去了的。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说：“何逊诗实为清巧，多形似之言，扬都论者恨其每病苦辛，饶贫寒气，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。虽然，刘甚忌之，平生诵何诗，常云：蓬居响北阙，恹恹不道车。又撰《诗苑》，止取何两篇，时人讥其不广。”这就是当时对于何逊的看法。他的文章不入选，并不因为他在世。窦常的话靠不住。《文选》编辑前十年，何逊已死去，这就完全否定了他参加《文选》编辑工作的可能。

萧统著述繁富，没有“十学士”的协力帮助是不可能的；但不一定每部著述，都必然“十学士”全体参加。而且协助萧统从事著述的，恐怕也不限于“十学士”。当时作过东宫官属的，如明山宾、殷钧、殷芸等，都可能在萧统的著述事业上献替可否，相助为理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。据《梁书·文学传》称勰除仁威南康王记室，即兼东宫通事舍人。南康王萧绩进号仁威将军在天监十年（511，见《梁书·高祖三王传》，这正是萧衍为萧统置“十学士”的时候。后在天监十六年（517），勰又请二郊与七庙飨荐同用蔬果（时间据范文澜《文心雕龙注》卷十推定），迁步兵校尉，仍兼舍人如故。而且史称萧统“好文学，深爱接之”（《梁书》、《南史》同）。不管萧统编辑《文选》时，刘勰在世与否（勰卒于萧统逝世之前或后，有不同说法），他的文艺思想影响萧统的选文标准，那是毫无问题的。

“昭明太子十学士”和《文选》编辑的关系，可以作上述的探讨。

（上接第31页）

②②《新华社史话》，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54页、第87—88页。

③新华社语言广播部《XHCR 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》（1947年6月10日）。

⑤⑭⑮⑯⑰⑱⑲⑳《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》，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131页、第133页、第133页、第134页、第160页、第156页、第160页、第146页。

⑥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，第2卷，第666页。

⑧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给晋察冀总分社的指示。

⑨⑩⑪⑫⑬⑭《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》上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53页、第202页、第203页、第186页、第186页、第201页。

⑮⑯《周恩来选集》上卷，第223页、第269页。